

被看见、被接纳——

当健身房向残疾人打开大门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梁 璇

“我到现在为止还没退役。”43岁的射箭奥运冠军高芳霞正备战即将在粤港澳大湾区举行的全国残特奥会,但对她来说,体育从来不限于“训练和赛场”——她创办了一家同时面向健全人和残疾人开放的融合健身房,“想让体育可以平等地影响每个人”。

2018年,在北京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扶持下,高芳霞与团队在北京开设了We+健身中心。初衷很简单:一方面,“残疾人运动员退役后,就业范围太窄了”,她想给同伴提供就业场所;另一方面,她希望给残疾人提供一个安全、友好、无障碍的健身空间,“让残疾人的健身需求被看见”。

“‘We+’的意思是‘我们在一起,有碍的我们寻找有爱的你’。”高芳霞说。

为什么是健身房

“从我家到这里,坐地铁得一个半小时。但只要健身房有活动,我肯定来。”脊柱裂患者赵灵记得,以前,他的锻炼方式仅限于“摇着轮椅行进2到5公里”,直到3年前,他得知北京双井地区有一家对残疾人开放的健身房We+,便从丰台开始了每周一次的“跨区健身”。今年,We+健身房搬迁至约20公里外的东坝地区,“路上时间翻倍,但我还是舍不得放弃。”赵灵说,“大街上的健身房不少,但大门能让轮椅通过的几乎没有”,We+是他能找到的“唯一选择”。

残疾人健身的困境普遍存在。前国家轮椅击剑运动员秦铮记得,她退役后想找健身房维持体能,“可一想到坐着轮椅进去的场景,心里就发怵。从来不敢去大众健身房询问,就怕被一句‘不方便’泼冷水。”

“残疾人和大众健身房之间隔着3层屏障。”We+运动健康服务中心东坝地区运营经理赵京生说,首要难题是无障碍设施缺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后,大型场所的无障碍设施改善很多,但大量小型健身房仍存在硬伤:多数选址在无电梯的半地下,即便有电梯,入口闸机宽度不足,轮椅难以通行,配备无障碍卫生间的也寥寥无几。”

此外,在不少健身房经营者眼中,残疾人属于“小众群体”,投入成本与收益不成正比;同时,健身房内的重量型器械容易导致磕碰风险,也让运营者不敢轻易接纳残疾人。

更重要的是,不少残疾人认为“健身与我无关”,将运动视为遥不可及的事;即便



体验者李柳在进行锻炼。

有尝试意愿,也会因担心他人异样眼光而打退堂鼓,“哪怕对方语言再客气,眼神里的距离感也会让他们产生排斥心理”。

对此,高芳霞感同颇深。“我24岁才第一次接触残疾人体育,以前也疑惑‘我没有腿怎么运动?’”直到2004年雅典残奥会,她看到中国选手王燕红夺得射箭冠军的画面,才打破认知误区,“或许我也可以当运动员”。于是,她辞去稳定工作,只身赴京投身射箭运动,一路从“试试看”打到残奥冠军。

可让残疾人参与运动并非只有竞技体育一条路。“很多残疾人忽视了运动的必要性,运动不仅能锻炼身体,更能增强自信。”在We+担任前台的秦萌性格开朗,说话时喜欢挥舞双手,很难想象9年前的意外给她留下创伤——“车祸导致我脊髓损伤,四肢瘫痪,翻身、吃饭皆不能自主。”为了摆脱这一切,她积极配合康复训练,“4年没出家门”,最终状态恢复到如今能够独立生活、工作的状态,因此,她总跟残疾伙伴说:“我能做到,你肯定能做到。”

初到健身房,秦萌对健身器械好奇又胆怯:“我能玩吗?会不会摔下来?”在驻场教练的鼓励下,她第一次尝试腹部训练器械,“我还能做这个?太帅了。”她把训练视频发到朋友圈,“好多残疾人朋友问我‘我能做吗’,我告诉他们‘只要有转移能力,一定可以’”。如今,她不仅能熟练使用多种器械,还会主动提醒:“小心轮椅后翻,转移时找教练帮忙,量力而行最重要。”

“健身是‘刚需’,增强上肢力量能帮我们更好地使用轮椅、完成日常转移。”体验者王心静说,“其实大部分坐轮椅的人都希望锻炼,但不知道该怎么锻炼。我们需要专业教练指导下的科学运动。”

体验者李柳此前陪孩子运动,只能在一旁观看,自己却因器材不适、无障碍设施缺失,直接打消了询问的念头,“经常是到健身房门口看一看,就默默离开”。她说,倘若有更多健身房向残疾人敞开大门,“起码有一个无障碍卫生间,有一两项适合我们的器械并标识清楚,我非常愿意尝试。”

一扇不只通往健身房的大门

宽敞的通道、无障碍设施、专业的辅具支持,从健身房设计之初,高芳霞就考虑到轮椅使用者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她希望这里成为一个“残健融合”的空间。

据赵京生介绍,目前,健身房75%的员工是残疾人及残疾人家属,通过“分时段管理”平衡公益与经营:每天有两个时段为持证残疾人开放免费体验,“每天大概有10到15名残友预约体验”,令她欣喜的是,

健全人会员正逐渐习惯这种融合氛围。

因“离家近、宽敞”,健全人会员王辰走进We+,他很快发现这里的“不一样”——前台有残奥运动员、咖啡角有听障咖啡师,不时有残疾人来店锻炼。“一开始不知道该怎么跟听障咖啡师沟通,后来发现有专业设备,点单时语音转文字,特别方便。”王辰发现,3个月下来,与残疾人工作人员的日常互动已成为他健身生活的一部分,“没有任何顾虑,反而觉得这种氛围很温暖”。重要的是,残疾人锻炼时的坚持与投入让他深受激励,“他们能坚持下来,我为什么不行?”

曾在传统健身房工作的薛涵文,厌倦了销售KPI的压力,被We+多元的服务及淡化竞争的氛围吸引。起初,他也有顾虑,“不敢一直盯着残疾人同事看,连‘残疾人’这个词都不敢说,怕冒犯”。但接触下来,“大家相处得特别自然”。一个月后,他便主动向新会员介绍健身房残健共融的特色。

虽然薛涵文的服务对象仍以健全人为主,偶尔需要指导残疾人使用器械,但为了能更有效地提供帮助,他讲解前会坐到轮椅上“换位思考”,还在工作之余主动了解不同的残疾类型,“评估对方的日常行动能力,再给出锻炼建议”。

“大家对残疾人不是不关心,而是缺乏了解。”作为前台,每次秦萌推着轮椅出现



扫一扫 看视频

时,“健全人会员100%惊讶”,很多人会客气地说:“不用麻烦您”,这时秦萌就会开个玩笑:“您想麻烦我,我得先追得上我”,被冻结的尴尬气氛瞬间融化。

主动破冰,也曾出现在We+最困难的时期。

高芳霞从不将健身房的公益属性当作噱头,“我们首先是面向市场的健身中心,要活下去才能做更多事”。新冠疫情期间,健身房亏损严重,她和团队从未放弃,教练自愿开展线上课程,带领特殊儿童家长和残疾人居家锻炼。

“4个人服务1位妈妈,我受宠若惊。”高杨回忆,作为脑瘫孩子的母亲,她深知家长身体好才能更好地照顾孩子,不料这次免费的专业健身资源,不仅让她有了锻炼机会,也为儿子苏子义打开了新世界。

最初,去健身房给苏子义带来的是身体上的变化,“手劲明显大了,腿也比以前有力”。之后,借助We+公益岗,母子俩人职承担起保洁工作,每周有三天,早上8点半,高杨骑电动车载着22岁的儿子从家前往地铁站,再转乘1个小时地铁去上班,对他们而言,这段路途“意味着人生轨迹的根本转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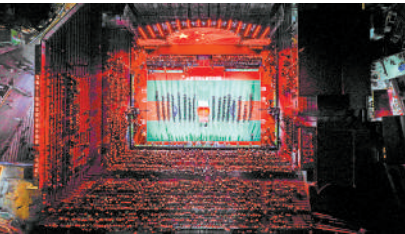
转变并不轻松。高杨离开职场20年,苏子义更难适应普通工作节奏,“情绪低落了一段时间”,转机出现在第二十多天——在地铁上,苏子义突然兴奋地指着广告牌上的“工作”两个字,高杨感慨道:“虽然他还不懂工作与收入的关系,但起码看明白了这两个字。”

变化在点滴中发生:曾经拿不稳抹布的苏子义,现在会主动给器械消毒;并从害羞躲闪进步到磕磕绊绊地学习手语。“在这里,我们不仅是母子,还是同事;他不仅是受助者,也是工作者。”高杨说,“这种平等和尊严,是别的地方给不了的。”

被We+改变的人越来越多,一些大众健身房前来“取经”。赵京生分享经验:“安全是前提,要接纳需求差异,以平等心态对待。”在他看来,体育锻炼对残疾人最大的意义,是让他们敢于走出家门、尝试新事物,让健身成为融入社会的“敲门砖”。

“我们不需要特殊照顾,只需要平等进门的机会。”赵灵坦言,以北京为例,2008年奥运会后,城市无障碍环境建设增强,“地铁、公交十分便利,但健身场所的无障碍设施和期待仍有距离”。他希望,未来能有更多健身房向残疾人敞开大门,这扇门背后,不仅是器械和场地匹配,更是一种被看见、被接纳的可能,“我们能出门,能运动,能服务社会,这才是真正的融合。”赵灵说。

本报北京10月20日电



10月12日,贵州省台江县台盘村,大地流彩·2025年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BA)总决赛开幕式。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慈 鑫

从贵州省省会贵阳市沿沪昆高速往东驱车约两个小时,即可到达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再从台江县城沿320国道驱车半个小时就进入了群山环绕的台盘村。沿途不时可见写有“村BA”字样的指示牌,指引着过去3年总计超百万的游客慕名而来。

10月17日,大地流彩·2025年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BA)总决赛就在村BA的发源地——台江县台盘村落幕。自2022年“村BA”在台盘村诞生以来,3年的时间,这个贵州山区的小村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包括“村BA”在内的



9月29日,第四届中国赛高中年龄段U17组决赛,清华附中队2:1战胜重庆南开队夺冠。

中国足协官网供图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梓昂
记者 郭 剑

终场哨声响起,广东肇庆体育中心足球场上,郑州九中的男孩擦去脸上泪水,带着遗憾与不甘,与对手互相致意——9月29日进行的2025年第四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以下简称“中青赛”)高中年龄段U17组第五十六决赛,郑州九中队点球4:5负于山东泰山U17队,获得全国第六名,追平球队此前最好成绩。

今年的中青赛U17组,各个中学的名字格外响亮。清华附中凭借稳健的表现,打破职业青训梯队的垄断一举夺魁,重庆南开中学收获亚军,济南历城二中位列第七,河南省实验中学也跻身前十。

而在2025年中青赛初中年龄段U13组全国16强球队中,学校和体教共建的队

诞生三年“村BA”如何升级到2.0

各类乡村体育赛事活动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如何继续引领“村BA”升级发展的的问题也摆在了台江县和台盘村面前。

秋天的贵州,阴雨绵绵。过去,篮球活动主要在露天场地开展,免不了看天吃饭。但从今年开始,随着上级政府拨款修建的一座现代化篮球馆的建成,台盘村的篮球活动进入了全天候时代。拔地而起的篮球馆是“村BA”给台盘村带来巨大变化的一个缩影。台盘村村委会主任岑江龙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介绍,近年来,除篮球场地的升级改造之外,台盘村还进行了包括道路修整、雨污分流、环境整治、打造1936一条街(商业街)等在内的一系列工作,整个村子焕然一新。岑江龙说,2022年以前,台盘村村民70%在外务工,主要收入也是来自外出务工。如今,依托民宿、餐饮、休闲等产业,台盘村的大多数村民已经返乡就业,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22年的1.4万多元增加到了现在的2.4万多元。

台盘村作为“村BA”的发源地在2022

年迅速破圈,这使得之前并不属于贵州省旅游重点目的地的台江县,从2023年开始成为黔东南旅游环线的重要节点。台江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党组书记、副局长顾平业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介绍,台江县属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过去对旅游的带动主要依托民族节庆,从2023年开始,跟着“村BA”赛事来旅游的人越来越多,观赛和地标打卡就成为台盘村吸引游客的一个主要因素。过去几年,台江县的游客人数、旅游综合收入年增长都在20%以上,相比2022年之前增长幅度明显。借助台盘村的火爆,台江县也搭建了电商平台带动本地农产品以及“村BA”文创产品的销售,另外也积极拓展旅游资源,使得台江县以及周边地区的旅游景点串联成线、形成联动,让慕名而来的游客能够获得更加丰富的旅游体验,进而带动消费。

不过,随着以“村BA”为代表的乡村体育活动在过去几年火遍大江南北,台盘村很快发现,群众的审美疲劳已经逐渐产生。

岑江龙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介绍,造访台盘村的游客人数在2023年爆发式增长,估计当年有近90万人,2024年的数据也差不多,但今年出现了一定的下滑。台盘村村民对篮球比赛的热情也出现了审美疲劳。岑江龙说:“去年我们一年举办的各类篮球比赛有1000多场,周周有比赛,月月有活动。但是比赛太频繁了,老百姓产生了审美疲劳,所以我们今年适当精简了赛事数量,只保留了一些精品赛事、重要赛事在台盘村举办。包括此次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BA)总决赛、六月六吃新节篮球赛、黔东南州的县级决赛、‘村BA’球王争霸赛等。”

目前在全国各地举办的各类乡村篮球比赛往往都被称为“村BA”,当“村BA”的名头已经不再稀奇,台江县和台盘村需要考虑如何继续打好“村BA”这张牌。

顾平业表示,“如今全国各类村字号的赛事、活动蓬勃发展,这也是我们这个小县城为全国群众体育事业的发展作出的一个贡献,我们对此还是非常自豪的。我们现在

还是希望能继续打造台盘‘村BA’成为全国草根篮球爱好者逐梦的一个‘战台’。同时,打造我们的品牌赛事,并通过赛事形成一个可以联合各个赛区农特产品的销售平台。”

首都体育学院教授刘晓华认为,以“村BA”为代表的乡村体育活动在促进全民健身、丰富乡村地区群众文化生活、增加乡村凝聚力、带动农村经济和促进体育旅游发展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面临着如何继续发展的挑战。

刘晓华认为,包括“村BA”在内,乡村体育活动首先要坚持村民参赛,严格落实参赛人员的身份审查。乡村体育赛事活动越来越火、关注度越来越高,一些参赛单位可能为了获得更好的成绩而使用不符合参赛要求的人员,这是绝对不允许的。村字号的赛事就应该是村民参赛,这是底线。刘晓华建议,乡村体育赛事活动应该走融合发展之路,在加强赛事宣传和赛事品牌建设的同时,与文化、旅游、经济等方面紧密结合,让更多的村民因乡村体育赛事受益。

本报北京10月20日电

从“升学路”到“条条大路”

——中青赛推动校园足球托举更多可能

伍占比总和达到38%;在职业青训梯队林立的初中年龄段U15组中,也有1所学校和2所体教共建学校打进16强。

从2022年第一届中青赛到如今的第四届,越来越多的校园球队绽放光芒:他们的表现,不仅仅是一场比赛的胜利与失败,更是过去10年中国校园足球体系建设的缩影。

2014年年底,教育部启动“校园足球特色学校”与“试点县(区)”建设;2015年,《关于加快发展青少年校园足球的实施意见》发布,明确足球特色学校的建设目标;2022年,由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指导,中国足协主办的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正式落地,让学校足球队、俱乐部青训队、社会青训队的足球少年们第一次站上同一个舞台进行比拼。

如今,清华附中、重庆南开中学、郑州九中等校园球队在全国最高水平的青少年足球赛事中表现出色,正是这一体系发展成果的展示。10年体系建设,让校园足球变成了中国足球相应年龄段人才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从10年前推行‘校园足球’开始,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足球人口基数’有了很

大提升。现在,校园足球已经开始从扩大基数,慢慢转向对足球整体发展真正‘有帮助’的阶段。”郑州九中足球队总教练、前河南建业队队长苏斌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示,校园足球最早的定位是“普及”,而现在,它正在形成“塔基”,为中国足球提供更厚实的发展土壤。

“校园足球目前已经是职业队伍人才的重要来源之一。”苏斌介绍,U13、U15的阶段,不少资质较好的学生球员会被推荐至职业俱乐部试训,如果条件合适,将尝试职业道路。

“不过天资绝佳的孩子毕竟还是少数。在家庭意愿这些客观条件影响下,很多学生选择继续学业、在校内继续踢球。”另一所中青赛U17组别16强学校河南省实验中学的足球教练苏鑫表示,“在校园体系中踢球,是另一种延续热爱、拓展可能的方式。对许多孩子来说,校园足球是在现实条件下能兼顾竞技与学业的成长通道。”

“(全国)总决赛阶段踢第一场比赛的时候我还是挺紧张的,传球之前都花了比之前更多的时间来观察,就怕没传好、没传对。”郑州九中高三年级学生胡轶博第二次

随队参加中青赛,去年,他遭遇严重伤病错过了大部分比赛,这一次,他和队友、教练一起,如愿打进全国八强。

胡轶博从小学三年级开始踢球,如今随队拿到全国第六,他的目标仍旧是考入一所理想的大学。“我想考的学校对文化课要求很高,我得全力以赴了。”

胡轶博的队友崔翌铭也做出了类似的选择。训练结束后,崔翌铭和队友们会直接拿起课本,讨论几道不会的数学题。“在学校里踢球,实际上给了孩子们‘两条腿’走路的机会。”崔翌铭的家长崔保庚表示。

家长心态的转变,映射了开展校园足球10年来广大家长和学生对“足球”意识的转变——足球不再是“职业跳板”或“耽误学习”的娱乐,而是伴随学生成长的必修课。

“如今‘踢球’和‘学习’,并不是‘主路’与‘退路’的关系,而是两条并行的上升通道。校园足球的开展,让足球从少数人参与的高水平竞技运动,变成了更多孩子人生中的关键一环,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人生可能。”苏鑫说。

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仅去年一年,河南省实验中学17名足球特长毕业生中,就有

7人考入清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在内的双一流高校,其余10人考入成都体育学院、河南师范大学等本科院校。在郑州九中,最近5年的百余名足球特长生毕业生,有超过三分之一升入双一流高校,更多人通过高水平运动队和单招考试进入了重点本科院校。

“这些孩子不会因为‘没选职业路’就停止了继续踢球的脚步。”苏斌说,“校园足球留给他们的‘选择权’,让他们有机会在球场和课堂之间,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随着中青赛这样的全国性赛事持续推动校园足球政策的落地,越来越多校园球队开始与职业梯队“并肩作战”,这意味着更多孩子得以在“踢球”与“升学”之间实现不被迫割裂的成长。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学生在大学毕业后选择回到中小学当体育老师,或者去地方俱乐部、青训营担任教练。”苏斌说,“这也是校园足球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为中国足球输送基层教练人才。”

可以说,当今的校园足球体系正在“孵化”未来的足球工作者。苏斌表示,很多孩子或许没有进入职业联赛、职业梯队,但他们掌握了足球基础训练的经验,也理解足球教学场景,所以更容易成为各级青训、校园足球队的骨干教练力量。

“孩子长大后回来教下一代,其实是校园足球体系最良性的循环。”苏鑫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强调校园足球是在‘打根基’——不只是为了出几个职业球员,而是让‘足球’在中国真正生长起来。”

本报北京10月20日电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 岫

在广东射击馆的一个房间内,放着一张中国地图——随着第十五届全运会射击比赛的进行,凡是获得奖牌的省市,都会在地图贴上相应的贴画,到10月18日全运会射击步枪项目全部结束,这张地图已经被贴得密密麻麻。

作为第十五届全运会提前开赛的大项,射击步枪项目因为奥运冠军众多而备受关注。盛李豪、黄雨婷、杨皓然、姜冉馨、刘宇坤、李越宏、张常鸿、谢瑜等名将悉数出战,其中,盛李豪、姜冉馨、李越宏、刘宇坤、黄雨婷都有金牌入账,展示出奥运冠军的良好竞技状态,但令人印象更加深刻的是,众多年轻运动员显示出自己的潜力。

“我的目标是拿到奥运会冠军。”年仅16岁的河北选手赵桃桃,在获得女子25米步枪决赛铜牌后平静而又自信地说出自己的目标——这位小姑娘师从世界冠军任洁,母亲是当年任洁在市队的队友,可以说是“将门虎女”。

代表安徽队拿下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项目金牌的刘子扬只有14岁,他们不仅是母子,还是同事;他不仅是受助者,也是工作者。”高杨说,“这种平等和尊严,是别的地方给不了的。”

被We+改变的人越来越多,一些大众健身房前来“取经”。赵京生分享经验:“安全是前提,要接纳需求差异,以平等心态对待。”在他看来,体育锻炼对残疾人最大的意义,是让他们敢于走出家门、尝试新事物,让健身成为融入社会的“敲门砖”。

“我们不需要特殊照顾,只需要平等进门的机会。”赵灵坦言,以北京为例,2008年奥运会后,城市无障碍环境建设增强,“地铁、公交十分便利,但健身场所的无障碍设施和期待仍有距离”。他希望,未来能有更多健身房向残疾人敞开大门,这扇门背后,不仅是器械和场地匹配,更是一种被看见、被接纳的可能,“我们能出门,能运动,能服务社会,这才是真正的融合。”赵灵说。

本报北京10月20日电

不只是赵桃桃、刘子扬,全运会射击赛场上还有杜雨宸、牛琪松、苏连博凡等多位青年才俊,他们是中国射击队的后备力量。年轻一代的亮眼表现,让成名已久的老将倍感压力。浙江射击名将韩佳予本届全运会拿下2金2银,她在赛后直言,现在射击项目实在是“太卷了”,各省市的小将层出不穷。奥运冠军李越宏拿下了个人首枚全运会金牌也表示,没有两位年轻队友的支撑,他根本“干不到这”。

射击项目人才辈出的重要原因,是中国射击的良好传承。奥运冠军庞伟,已成为河北省体育局射击射箭运动中心副主任,本届全运会,他作为教练和牛琪松共同登上了男子10米气手枪的冠军领奖台。

将自己的奥运梦想倾注给下一代的世界冠军任洁,在指导赵桃桃时匠心独运,“心软了,手就软了,咱们接下来还得练心”,“奥运冠军有怂的吗?没有对吧。好,不要怂,上去打吧。”句句一语就懂的大实话让赵桃桃受益匪浅,她对任洁无条件信任。

事实上,除了在一线担任教练工作的世界冠军、奥运冠军,一些“幕后大佬”同样是中国射击长盛不衰的坚强柱石。

“我们有一大批的已经退休的优秀教练员,在继续为射击事业作贡献。”奥运冠军、上海市射击射箭运动中心主任陶璐娜在接受采访时说,“像常静春教练、邵建忠教练、薛保全教练、盛浩明教练,他们都在各个省,作为射击的专家,一直关心和推动射击项目的发展。”

中国射击项目始终不愧为中国竞技体育王牌之师,还与时代的发展息息相关。陶璐娜回忆,多年前她们出国比赛条件非常艰苦,在国内训练时国家队电子靶也只有8台,但是现在,各个省市的训练、比赛条件很好,这为年轻选手提升水平提供了非常好的基础条件。

“我们这次能够为广西队拿下全运会历史第一枚射击金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借学青会(第一届学青会2023年在广西举行——编者注)的机会,我们进口了电子靶设备,训练条件有了大幅度提升。加之广西气候很好,会有很多队伍过去冬训,我们可以和很多高水平运动员交流、比赛。”获得本届全运会女子10米气手枪金牌的广西选手唐晓在接受采访时说。

本届全运会,共有6人次在3个小项的比赛中创造了全国纪录,10人次在5个小项中超世界纪录,1人次在1个小项中超世界青年纪录,15人次在8个小项中超亚洲纪录,5人次在4个小项中超亚洲青年纪录。浙江、江苏、山东等21个省市获得奖牌,其中10个省收获了金牌——所有这些数据和射击馆里中国地图上密密麻麻的奖牌贴纸,都展示出中国射击运动,正迎来一个人才辈出、百花齐放的新时代。

本报北京10月20日电



10月14日,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决赛,江苏队盛李豪以254.6环获得金牌。

视觉中国供图